

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

【蒙：反正从来总一心，镜光至意两相寻。有朝敲破蒙头瓮，绿水青山任好春。】

话说凤姐正与平儿说话，只见有人回说：“瑞大爷来了。”凤姐急命：**【庚辰侧批：立意追命。】**“快请进来。”贾瑞见往里让，心中喜出望外，急忙进来，见了凤姐，满面陪笑，**【庚辰侧批：如蛇。】**连连问好。凤姐儿也假意殷勤，让坐让茶。

贾瑞见凤姐如此打扮，益发酥倒，因饬了眼问道：“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？”凤姐道：“不知什么原故。”贾瑞笑道：“别是路上有人绊住了脚了，**【蒙侧批：旁敲远引。】**舍不得回来也未可知？”凤姐道：“也未可知。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也是有的。”**【蒙侧批：这是钩。】**贾瑞笑道：**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如闻其声。】**“嫂子这话错了，我就不这样。”**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渐渐入港。】**凤姐笑道：“象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，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。”**【庚辰眉批：勿作正面看为幸。畸笏。蒙侧批：游鱼虽有入瓮之志，无钩不能上岸；一上钩来，欲去亦不可得。】**贾瑞听了，喜的抓耳挠腮，又道：“嫂子天天也闷的很？”凤姐道：“正是呢，只盼个人来说话解解闷儿。”贾瑞笑道：“我倒天天闲着，天天过来替嫂子解解闲闷可好不好？”凤姐笑道：“你哄我呢，你那里肯往我这里来？”贾瑞道：“我嫂子跟前，若有一点谎话，天打雷劈！只因素人闻得人说，嫂子是个利害人，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，所以唬住了我。如今见嫂子最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，**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奇妙！】**我怎么不来，——死了也愿意！”**【庚辰侧批：这倒不假。】**凤姐笑道：“果然你是个明白人，比贾蓉两个强远了。我看他那样

清秀，只当他们心里明白，谁知竟是两个糊涂虫，【庚辰侧批：反文着眼。】一点不知人心。”

贾瑞听这话，越发撞在心坎儿上，由不得又往前凑了一凑，【[写呆人痴性活现。]】觑着眼看凤姐带的荷包，然后又问戴着什么戒指。凤姐悄悄道：“放尊重著，别叫丫头们看了笑话。”贾瑞如听纶音佛语一般，忙往后退。凤姐笑道：“你该走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叫去正是叫来也。】贾瑞道：“我再坐一坐儿。”“好狠心的嫂子！”凤姐又悄悄的道：“大天白白，人来人往，你就在这里也不方便。你且去，等著晚上起了更你来，悄悄的在西边穿堂儿等我。”【庚辰眉批：先写穿堂，只知房舍之大，岂料有许多用处。】【蒙侧批：凡人在平静时，物来言至，无不照见。若迷于一事一物，虽风雷交作，有所不闻。即“穿堂尔等”之一语，府第非比凡常，关门户，必要查看，且更夫仆妇，势必往来，岂容人藏过于其间？只因色迷，闻声联诺，不能有回思之暇，信可悲夫！】贾瑞听了，如得珍宝，忙问道：“你别哄我。但只那里人过的多，怎么好躲的？”凤姐道：“你只放心。我把上夜的小厮们都放了假，两边门一关，再没别人了。”贾瑞听了，喜之不尽，忙忙的告辞而去，心内以为得手。【庚辰侧批：未必。】

盼到晚上，果然黑地里摸入荣府，趁掩门时，钻入穿堂。果见漆黑无人，往贾母那边去的门户已锁倒，只有向东的门未关。贾瑞侧耳听着，半日不见人来，忽听咯登一声，东边的门也倒关了。【庚辰侧批：平平略施小计。】贾瑞急的也不敢则声，只得悄悄的出来，将门撼了撼，关得铁桶一般。此时要求出去，亦不能够。【蒙侧批：此大抵是凤姐调遣。不先为点明者，可以少许多事故，又可以藏拙。】南北皆是大房墙，要跳亦无攀援。这屋内又是过门风，空落落；现是腊月天气，夜又长，朔风凛凛，侵肌裂骨，一夜几乎不曾冻死。【庚辰眉批：可为偷情一戒。蒙侧批：教导之法、慈悲之心尽矣，无奈迷径不悟何！】好容易盼到早晨，只见一个老婆子先将东门

开了，进去叫西门。贾瑞瞅他背着脸，一溜烟抱着肩跑了出来，幸而天气尚早，人都未起，从后门一径跑回家去。

原来贾瑞父母早亡，只有他祖父代儒教养。那代儒素日教训最严，【庚辰眉批：教训最严，奈其心何！一叹。】不许贾瑞多走一步，生怕他在外吃酒赌钱，有碍学业。今忽见他一夜不归，只料定他在外非饮即赌，嫖娼宿妓，【庚辰侧批：辗转灵活，一人不放，一笔不肖。】那里想到这段公案，【庚辰侧批：世人万万想不到，况老学究乎！】因此气了一夜。贾瑞也捻著一把汗，少不得回来撒慌，只说：“往舅舅家去了，天黑了，留我住了一夜。”代儒道：“自来出门，非禀我不敢擅出，如何昨日私自去了？据此亦该打，何况是撒谎！”【庚辰眉批：处处点父母痴心、子孙不肖。此书系自愧而成。】因此，发狠到底打了三四十板，不许吃饭，令他跪在院内读文章，定要补出十天工课来方罢。贾瑞直冻了一夜，今又遭了苦打，且饿著肚子跪在风地里念文章，【[教令何尝不好，孽种故此不同。]】其苦万状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祸福无门，唯人自招。】

此时贾瑞前心犹是未改，【庚辰侧批：四字是寻死之根。庚辰眉批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若个能回头也？叹叹！壬午春。畸笏。】再想不到是凤姐捉弄他。过后两日，得了空，便仍来找凤姐。凤姐故意抱怨他失信，贾瑞急的赌身发誓。凤姐因见他自投罗网，【庚辰侧批：可谓因人而使。】少不得再寻别计令他知改，【庚辰侧批：四字是作者明阿凤身份，勿得轻轻看过。】故又约他道：“今日晚上，你别在那里了。你在我这房后小过道子里那间空屋里等我，可别冒撞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伏得妙！】贾瑞道：“果真？”凤姐道：“谁可哄你，你不信就别来。”【庚辰侧批：紧一句。】【蒙侧批：大士心肠。】贾瑞道：“来，来，来。死也要来！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不差。】凤姐道：“这会子你先去罢。”贾瑞料定晚间必妥，【庚辰侧批：未必。】此时先去了。凤姐在这里便点兵派将，【庚辰侧批：四字用得

新，必有新文字好看。】【蒙侧批：新文，最妙！】设下圈套。

那贾瑞只盼不到夜上，偏生家里有亲戚又来了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专能忙中写闲，狡猾之甚！】直等吃了晚饭才去，那天已有掌灯时候。又等他祖父安歇了，方溜进荣府，直往那夹道中屋子里来等著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【蒙侧批：有心人记着，其实苦恼。】只是干转。左等不见人影，右听也没声音，心下自思：“别是又不来了，又冻我一夜不成？”【蒙侧批：似醒非醒语。】正自胡猜，只见黑魆魆的来了一个人，【庚辰侧批：真到了。】贾瑞便意定是凤姐，不管皂白，饿虎一般，等那人刚至门前，便如猫儿捕鼠的一般，抱住叫道：“亲嫂子，等死我了。”说著，抱到屋里炕上就亲嘴扯裤子，满口里“亲娘”“亲爹”的乱叫起来。【蒙侧批：丑态可笑。】那人只不做声，【庚辰侧批：好极！】贾瑞拉了自己裤子，硬帮帮的就想顶入。【庚辰侧批：将到矣。】忽然灯光一闪，只见贾蔷举著个捻子照道：“谁在屋里？”只见炕上那人笑道：“瑞大叔要臊我呢。”贾瑞一见，却是贾蓉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奇绝！】真臊的无地可入，【庚辰侧批：亦未必真。】不知要怎么样才好，回身就要跑，被贾蔷一把揪住道：“别走！如今琏二婶已经告到太太跟前，【庚辰侧批：好题目。】说你无故调戏他。【庚辰眉批：调戏还要有故？一笑！】他暂用了个脱身计，哄你在这边等著，太太气死过去，【庚辰侧批：好大题目。】因此叫我来拿你。刚才你又拦住他，没的说，跟我去见太太！”

贾瑞听了，魂不附体，只说：“好侄儿，只说没有见我，明日我重重的谢你。”贾蔷道：“你若谢我，放你不值什么，只不知你谢我多少？况且口说无凭，写一文契来。”贾瑞道：“这如何落纸呢？”【庚辰侧批：也知写不得。一叹！】贾蔷道：“这也不妨，写一个赌钱输了外人账目，借头家银若干两便罢。”贾瑞道：“这也容易。只是此时无纸笔。”贾蔷道：“这也容易。”说罢，翻身出来，纸笔现成，【庚辰侧批：二字妙！】拿来命贾瑞

写。他两作好作歹，只写了五十两银，然后画了押，贾蔷收起来。然后撕罗贾蓉。【蒙侧批：可怜至此！好事者当自度。】贾蓉先咬定牙不依，只说：

“明日告诉族中的人评评理。”贾瑞急的至于叩头。贾蔷做好做歹的，【蒙侧批：此是加一倍法。】也写了一张五十两欠契才罢。贾蔷又道：“如今要放你，我就担著不是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又生波澜。】老太太那边的门早已关了，老爷正在厅上看南京的东西，那一条路定难过去，如今只好走后门。若这一走，倘或遇见了人，连我也完了。等我们先去哨探哨探，再来领你。这屋你还藏不得，少时就来堆东西。等我寻个地方。”说毕，拉着贾瑞，仍熄了灯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细。】出至院外，摸著大台矶底下，说道：“这窝儿里好，你只蹲著，别哼一声，等我们来再动。”【庚辰侧批：未必如此收场。】说毕，二人去了。

贾瑞此时身不由己，只得蹲在那里。心下正盘算，只听头顶上一声响，哗啦啦一净桶尿粪从上面直泼下来，可巧浇了他一头一身，贾瑞掌不住嗷哟了一声，忙又掩住口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更奇。】不敢声张，满头满脸浑身皆是尿屎，冰冷打战。【庚辰侧批：余料必有新奇解恨文字收场，方是《石头记》笔力。】【庚辰眉批：瑞奴实当如是报之。此一节能入《西厢记》批评内十大快中。畸笏。】【蒙侧批：这也未必不是预为埋伏者。总是慈悲设教，遇难教者，不得不现三头六臂，并吃人心、喝人血之相，以警戒之耳。】只见贾蔷跑来叫：“快走，快走！”贾瑞如得了命，三步两步从后门跑到家里，天已三更，只得叫门。开门人见他这般光景，问是怎的。少不得撒谎说：

“黑了，失脚掉在茅厕里了。”一面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，心下方想到是凤姐顽他，因此发一回恨；再想想凤姐的模样儿，【庚辰侧批：欲根未断。】又恨不得一时搂在怀，一夜竟不曾合眼。

自此满心想凤姐，【庚辰眉批：此刻还不回头，真自寻死路矣。】【蒙侧批：孙行者非有紧箍儿，虽老君之炉、五行之山，何尝屈其一二？】只不敢

往荣府去了。贾蓉两个常常的来索银子，他又怕祖父知道，正是相思尚且难禁，更又添了债务；日间工课又紧，他二十来岁之人，尚未娶亲，迩来想着凤姐，未免有那指头告了消乏等事；更兼两回冻恼奔波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写得历历病源，如何不死？】因此三五下里夹攻，【庚辰侧批：所谓步步紧。】不觉就得了一病：心内发膨胀，口内无滋味，脚下如绵，眼中似醋，黑夜作烧，白昼常倦，下溺连精，嗽痰带血。诸如此症，不上一年，都添全了。【庚辰侧批：简洁之至！】于是不能支持，一头睡倒，合上眼还只梦魂颠倒，满口乱说胡话，惊怖异常。百般请医治疗，诸如肉桂、附子、鳖甲、麦冬、玉竹等药，吃了有几十斤下去，也不见个动静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说得有趣。】

倏又腊尽春回，这病更又沉重。代儒也著了忙，各处请医疗治，皆不见效。因后来吃“独参汤”，代儒如何有这力量，只得往荣府来寻。王夫人命凤姐秤二两给他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王夫人之慈若是。】凤姐回说：“前儿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药，那整的太太又说留着送杨提督的太太配药，偏生昨儿我已送了去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就是咱们这边没了，你打发个人往你婆婆那边问问，或是你珍大哥哥那府里再寻些来，凑著给人家。吃好了，救人一命，也是你的好处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夹写王夫人。】凤姐听了，也不遣人去寻，只得将些渣末泡须凑了几钱，命人送去，只说：【蒙侧批：“只说”。】“太太送来的，再也没了。”然后回王夫人说：“都寻了来，共凑了有二两多送去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然便有二两独参汤，贾瑞固亦不能微好，又岂能望好，但凤姐之毒何如是？终是瑞之自失也。】

那贾瑞此时要命心胜，无药不吃，只是白花钱，不见效。忽然这日有个跛足道人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自甄士隐随君一去，别来无恙否？】来化斋，口称专治冤业之症。贾瑞偏生在内就听见了，直著声叫喊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如闻其声，吾不忍听也。】说：“快请进那位菩萨来救我！”一面叫，一面在

枕上叩首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如见其形，吾不忍看也。】众人只得带了那道士进来。贾瑞一把拉住，连叫：“菩萨救我！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哀，作者如何下笔？】那道士叹道：“你这病非药可医！我有个宝贝与你，你天天看时，此命可保矣。”说毕，从褡裢中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极！此褡裢犹是士隐所抢背者乎？】取出一面镜子来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凡看书人从此细心体贴，方许你看，否则此书哭矣。】——两面皆可照人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书表里皆有喻也。】镜把上面镌著“风月宝鉴”四字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明点。】——递与贾瑞道：“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，警幻仙子所制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言此书原系空虚幻设。】【庚辰眉批：与“红楼梦”呼应。】专治邪思妄动之症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毕真。】有济世保生之功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毕真。】所以带他到世上，单与那些聪明俊杰、风雅王孙等看照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所谓无能纨绔是也。】千万不可照正面，【庚辰侧批：谁人识得此句！】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观者记之，不要看这书正面，方是会看。】只照他的背面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记之。】要紧，要紧！三日后吾来收取，管叫你好了。”说毕，佯常而去，众人苦留不住。

贾瑞收了镜子，想道：“这道士倒有些意思，我何不照一照试试。”想毕，拿起“风月鉴”来，向反面一照，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所谓“好知青冢骷髅骨，就是红楼掩面人”是也。作者好苦心思。】唬得贾瑞连忙掩了，骂：“道士混账，如何吓我！”“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么。”想着，又将正面一照，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【庚辰侧批：可怕是“招手”二字。】叫他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奇绝！】贾瑞心中一喜，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写得奇峭，真好笔墨。】与凤姐云雨一番，凤姐仍送他出来。到了床上，“暖哟”了一声，一睁眼，镜子从手里掉过来，仍是反面立著一个骷髅。贾瑞自觉汗津津的，底下已遗了一滩精。【蒙侧批：此一句力如龙象，意谓：正面你方才已自领略了，你也当思想反面才

是。】心中到底不足，又翻过正面来，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，他又进去。如此三四次。到了这次，刚要出镜子来，只见两个人走来，拿铁锁把他套住，拉了就走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所谓醉生梦死也。】贾瑞叫道：“让我拿了镜子再走！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可怜！大众齐来看此。】【蒙侧批：这是作书者之立意，要写情种，故于此试一深写之。在贾瑞则是求仁而得仁，未尝不含笑九泉，虽死亦不解脱者，悲矣！】——只说了这句，就再不能说话了。

旁边伏侍的贾瑞的众人，只见他先还拿着镜子照，落下来，仍睁开眼拾在手内，未后镜子落下来便不动了。众人上来看，已没了气，身子底下冰凉渍湿一大滩精，这才忙着穿衣抬床。代儒夫妇哭的死去活来，大骂道士，“是何妖镜！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书不免腐儒一谤。】若不早毁此物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凡野史俱可毁，独此书不可毁。】遗害于世不小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腐儒。】遂命架火来烧，只听镜内哭道：“谁叫你们瞧正面了！你们自己以假为真，何苦来烧我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观者记之。】正哭着，只见那跛足道人从外跑来，喊道：“谁毁‘风月鉴’，吾来救也！”说著，直入中堂，抢入手内，飘然去了。

当下，代儒料理丧事，各处去报丧。三日起经，七日发引，寄灵于铁槛寺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所谓“铁门限”事业。先安一开路道之人，以备秦氏仙柩有方也。】日后带回原籍。当下贾家众人齐来吊问，荣府贾赦赠银二十两，贾政亦是二十两，宁国府贾珍亦有二十两，别者族中人贫富不等，或三两五两，不可胜数。另有各同窗家分资，也凑了二三十两。代儒家道虽然淡薄，倒也丰丰富富完了此事。

谁知这年冬底，林如海的书信寄来，却为身染重疾，写书特来接林黛玉回去。【蒙侧批：须要林黛玉长住，偏要暂离。】贾母听了，未免又加忧闷，只得忙忙的打点黛玉起身。宝玉大不自在，争奈父女之情，也不好拦劝。于是贾母定要贾琏送他去，仍叫带回来。一应土仪盘缠，不消烦说，自然要妥

贴。作速择了日期，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，带领仆从，登舟往扬州去了。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庚辰：此回忽遣黛玉去者，正为下回可儿之文也。若不遣去，只写可儿、阿凤等人，却置黛玉于荣府，成何文哉？故必遣去，方好放笔写秦，方不脱发。况黛玉乃书中正人，秦为陪客，岂因陪而失正耶？后大观园方是宝玉、宝钗、黛玉等正经文字，前皆系陪衬之文也。】

【蒙回末总评：儒家正心，道者炼心，释辈戒心。可见此心无有不到，无不能入者，独畏其入于邪而不反，故用正炼戒以缚之。请看贾瑞一起念，及至于死，专诚不二，虽经两次警教，毫无反悔，可谓痴子，可谓愚情。相乃可思，不能相而独欲思，岂逃倾颓？作者以此作一新样情理，以助解者生笑，以为痴者设以棒喝耳！】